



李朝全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在这场考验中，中国作协派出了赴武汉采访创作小分队，纪红建就是其中奋勇请战的一位。这是一位军人出身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对于生死，对于生命显然有着自己的理解。在疫情至为严峻的时刻，敢于直面危险，深入到疫区，与人民站在一起，和人民心手相牵，彰显了他作为一名作家坚定不移的人民立场和百姓情怀。

在武汉期间，他采访了一大批社会各界的抗疫人士，写下了一批鲜活生动的报告文学作品，传递人间大爱、温暖和力量，传递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充分展现了作家的担当和文学的初心。

在武汉的一个多月，对于纪红建不仅是一段不平凡、不容易、尤为难忘的经历，更是一段勤奋工作、深入采访、忙碌而有收获的日子。他的这部《大战“疫”》正是他此次采访的文学收获。

纪红建的创作与众不同，在于他能够深入实地去用心观察，逐一访问亲历者和参与者，具有鲜明的在场感。这种带着体温温度和情感浓度的来自前线的鲜活的内容，无疑更为准确，亦更令人信服。他写下的都是自己最真实的感受、感触与感动，这是其作品区别于其他抗疫作品的一大特点。

有人说，报告文学创作，三分靠写作七分

靠采访。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纪红建采取的是一种全面、深入、细致、准确的采访。他在武汉期间采访了 200 余人，涉及了医护人员、党员干部、社区工作者、居民、警察、教师、患者、志愿者、医院建设者和超市职工等社会各界人士，力求比较全面地反映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表现中国的抗疫战争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这部作品，无疑具有史志的价值。

大战役决定性成果的取得，依靠的是人民群众的全员动员，依靠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制度的优势，这是中国特色的抗疫经验和方案，也是中国对世界抗疫事业的重大贡献。在这些方面纪红建的描写可谓不遗余力，鲜明地表现了这些重大主题。

这部作品注重聚焦普通人，因此更具说服力。作者总是努力地收集那些感人肺腑的人物和故事，表现他们在困境中的奋斗和抗争，表现人们不屈不挠、顽强坚毅的精神。如武汉同济医院感染科大夫陈广一直在战疫前线不断奋勇工作，抢救生命。但是，当自己的女同事来电求助，得知她的家属疑似感染了新冠肺炎，因为医院病床“一床难求”，他感到非常的无助，因此而在内心哭泣。此时的他只能通过电话，指导对方如何用药。幸亏，这位同事家属最后转危为安，要不然，陈广很可能会愧疚一辈子。

大战役是一场人民的战争，社会各界的人士共同参与，勠力同心，是这场战疫最动人的风景。中建三局一公司的王雅林是一名工程总

监，他本来并未报名参加火神山医院的建设，但是，当他看到武汉许多患者特别是自己一位好友的母亲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于是便毅然报名参加，随后又参与了雷神山医院的建设。宋燕芬刚刚回到汕头，准备与家人共度春节，当得知自己的公司要参与火神山医院的抢建，她毫不犹豫地赶回武汉投入工作，负责后勤保障，确保工人的安全。

特别令人动容的是涂盛锦大夫和他的妻子这两位同济医院的医护人员。在战疫期间，因为怕万一会感染病毒传染家里人，他们便天天钻进自家的小汽车里过夜。每天下班以后，两人一早一晚都回到汽车里休息，然后第二天再先后到单位去工作。他们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

正是因为这千千万万人的平凡而伟大的付出与牺牲，让纪红建感受到了这一切。作为一个记录者，他只是忠实地把这些故事采集下来，记录下来，告诉我们的读者，引起大家的共鸣。

作者很好地处理了武汉本地医护人员和外来支援的医护人员的关系，表现他们在战疫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和描写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充分展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这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全国之力，依靠群众，群防群控，有效地管控住疫情的蔓延传播，真正让老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

中国在抗疫中所创造的丰富的经验和取得的成就举世共睹，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

笔宝贵的财富，作家有义务将这样的财富和精神发扬光大，总结思考战疫给中国带来的各个方面的影响。这场前所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也让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更有信心，更加自豪，更加热爱。这，也是《大战“疫”》这部作品要传达给读者的思想。

（《大战“疫”》纪红建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评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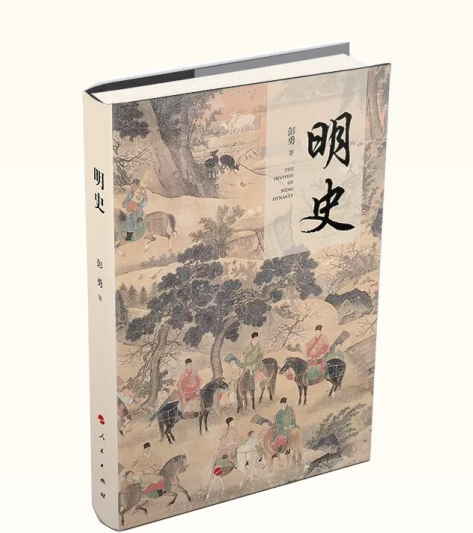


走马观书



《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  
蔡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把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发展，放在中国历史的纵向维度和世界历史的横向维度中进行考察，从经济史和增长理论视角，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和一致性，回答了中国的发展经验为什么重要，并论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同时也对经济学领域的一些热点话题给出了中国学者的解读。全书视野开阔，说理透彻，是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重塑经济领域话语权的优秀著作。



《明史》  
彭勇 著 人民出版社

彭勇教授在《明史》一书中，运用通史和专题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各家论断和多种史料，对明代历史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探索和考证。书中详细论述了明朝的建国与兴盛、危机与革新、民族与外交、经济与文化、乱局与灭亡，描绘出一个垂死与新生并存、腐朽与神奇共生的明代。全书史料翔实，立论公允，逻辑清晰，在当今明史研究的热潮中，本书堪称一本可靠规范的学术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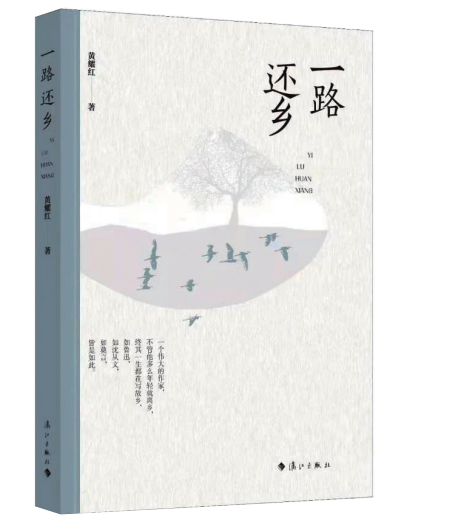


书里书外

王立新

耀红教授的散文集《一路还乡》，是一部以故乡山水人文为题材的用心之作。多年来，耀红沉浸于家乡山水生活与文化底蕴的采撷，一时一处，一点一滴，有如樵夫砍柴，又似神农尝草，把捡拾来的饱含人生感受和历史文化深蕴的风景、风物，都装在于“家乡”的《日知录》般的心怀里。久而久之，便也如丘似山，琳琅满目，光艳如珠了。

人生其实无论做什么，只要用心，且又持久，总能编织出丰硕的自我慰藉。耀红是有心人，初次见面时他便给了我这样的印象；耀红也是善于用心的人，相交一段之后，我又发现了这种“机密”。真不是夸大其词，能用心、善用心，确实是一个人最可靠



好书摘读

赵林

西方人言必称希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很多文化形态都奠基希腊。英国著名诗人雪莱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和艺术之根都在希腊。”这从侧面说明，希腊的文化形态对后世西方的影响直到今天依旧极为深刻。

现在被人们熟知的西方的艺术、宗教、文学、哲学乃至科学，都可以从希腊找到根源。希腊不仅在很多方面启发了后世，更重要的是，它在某些领域达到的巅峰令后人无法企及。毫不夸张地说，古代希腊创造了一段充满魅力、永远说不尽、道不完的文明。

那么，西方的这些文化形态是如何在希腊这片土壤上滋生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从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和线索中寻找。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主要发生在旧大陆。1492 年，意大利著名航海家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也就是美洲大陆，虽然有着属于自己的、自生自灭的古老文明，但是这些文明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状况下发展起来的，对人类的历史进程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比如自生自灭的玛雅文明以及被西班牙人摧毁的印加文明等。

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文明最早的奠基者主要在旧大陆，也就是今天的亚欧大陆，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北区域，那里是一个自然连接的板块。

贵的人生资质。

耀红用心很细，从文字里就能看得出来：“从老屋的门前抬头北望，就见到那株高大的白果树，那撑住一角云天的白果树。没人能说出老树的年岁，就连村里最老的老人。”“斑鸠的唱调，永远这么朴素、简单、经典。它从《诗经》时代，一直唱到今天，唱到被沙沙细雨濡湿的早晨。”“多年之后，与紫苏在城市里重逢。其时，它们躺在菜市场的香葱和非菜之间无精打采，像一群沦落天涯的游子……颜色虽是紫的，灵魂却完全不再是当初。”

耀红书写家乡这类纯粹自然的事物，也书写融涵在家乡山水间的历史人文。“去年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张百熙的出生之地沙坪镇金霞村。金霞，与其说是一个地名，莫如说是一个意象。我想，那命名的灵感，是不是来自屋脊后的那些曙色和斜晖？”“松坡于云南风生水起，令一个人坐立不安，此人就是袁世凯。”“沈从文，一个从边城走向世界的人’，又何尝不是一只美丽的凤凰。”

满书都是此类的文字，把情感和理趣都用并不沉重的轻灵话语表达出来，使人读了不累，甚至还能减轻疲劳。不过稍一动念，便又感觉每一段轻松的文字背后，都多少有些搁不下的凝重。虽然形式上举重若轻，但实质上是拈轻带重的。

就说书名——《一路还乡》吧，虽然看似轻巧，却让人无法真正如释重负。

每个人都有现实上的故乡，但每个人的精神，其实又都终无所归。回到现实中的故乡虽不困难，可精神的归宿却始终下落不明。就像李白词所写的一样：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

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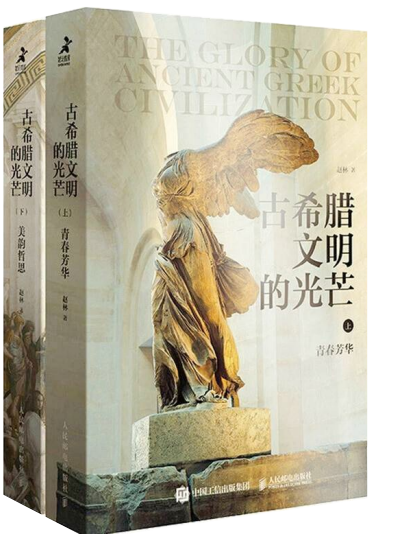
脚下可以踩到故乡的土地，精神却不知“何处是归程”。我们从何而来？我们为何而来？我们向何处去？我们为什么要到那里去？要是想到这些问题，人生就像背着石头趟水，能否走上对岸完全不可预期。无论活上多大一把年纪，对岸都一样遥不可及。

目标难期，可却不能懈怠，何时懈怠了，何时就沉下去。所以，目标究竟在哪里呢？这种问题还是不要无休止地纠缠下去，就像武松在景阳冈上遇见了老虎，“只顾打！”完全想不起套路，平日习武的招式，在这种时候是派不上用场的，有用的只是不能被吃掉的觉识。如此说来，先不要管“我从哪里来”，也不要问“我向何处去”，只要背紧石头顽强地走。虽然背着石头走很累，但却别放下，这是没办法的，这石头来时就已粘在我们的背上，卸掉的侥幸是根本不存在的。

走着走着，便会发现，原来“归程”就在脚下，坚持走下去，不管有多么山险水恶，不论有多少长亭、短亭。到一短亭喝一口水，过一长亭唱一首歌。就算沉没在没有到达对岸的水里，也还能留下一路的歌声，在身后袅袅，在空中飘移。

路虽然走不完，但是歌是不能停歇的，这就是文学，这也是哲学，或许也正是耀红教授《一路还乡》的心之所致。《一路还乡》还在封皮上印下了我一句不着边际的“荐读”话语——“家乡是自然的山水，如果没有善于体会的心灵，我们就等于失去了家乡。”

（《一路还乡》黄耀红 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



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个国家。

西边是高山大川，西南有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这导致中国的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和西域之间的交往便非常少。直至汉朝张骞出使西域，中原王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才逐渐开辟，著名的“丝绸之路”的雏形正是此时出现的。到了唐宋时期，丝绸之路逐渐盛大。

由于与西方之间的联系很少，中国文明的发源和兴盛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无论是面对外族入侵，还是与周边和平地交往，中华民族始终以自己的文化特色为根本来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以夏变“夷”。

（摘自《古希腊文明的光芒》，赵林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牛玉秋

一本好书，问世之际又能恰逢其时，不论对书还是对书的作者，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方欣来的《湘路》就是这样一本书。

说《湘路》恰逢其时，是因为它的出版正好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发表之后。《湘路》既真实记录了湖南公路发展的艰辛历程，也展示了中国建设“交通强国”的非凡战略眼光，同时展现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湖南公路人“甘为路石、敢承大重”的“湘路精神”。这样一本书是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的应时之作，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颂，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

一本书应时而生、应运而生还只是具备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要成为一本好书，还必须具备文学作品的必要品格。说《湘路》是一本好书有这样几个理由。

首先，它是一本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抒写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正是作者和所有策划者、支持者的初心和夙愿。

作者从 2020 年以来，自驾汽车辗转奔波 2 万余公里，足迹遍布湖南 14 个州市，采访全省公路战线各级干部职工 200 余人，涉及人物有一线养路工、工程技术人员、基层公路局长、治超站站长和路政队队长等，采访笔记达 20 余万字。她的脚下功夫和采访功夫成为作品牢固的基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以一个女性散文作家的敏感和细腻，写出了公路人的情怀、情义和情趣。

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特别是以英模人物、英雄事迹为题材的作品，写出情怀并不困难。而公路人“甘为路石，敢承大重”的情怀，既体现了生命的价值，又具有鲜明的行业特征。甘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的沈世铎，把路当成自己另一个家的周秀成，在路上走过一生风风雨雨的李时胜、卢云来、杨彦昌，尝尽治理超载酸甜苦辣的何继勇，还有许许多多无名无姓、默默付出的公路人，都是这种情怀的实践者。

写情怀易，写情义难。很多报告文学作品为了突出英模人物的大公无私，常常把他们写得六亲不认。这样的人物，“高大”则高大矣，却令人难以亲近。而方欣来笔下的公路人则有情有义，感人至深。我们看到“良久，龙把银扑通一声跪在担架前放声痛哭，从山谷里涌来的风把他的哭声送出老远……”龙长青静静地躺在长椅做的担架上，去了那个叫作天堂的地方。”这样的文字怎能不让人潸然泪下。而龙运跃那一句“熬过来就好了”，在不紧不慢的口气中又包含了多少兄弟、叔侄情义。

写情义难，写情趣更难。在人们的观念里，英模人物似乎总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而在方欣来笔下，公路人个个都是血肉丰满情趣盎然的人。养路工贺先达业余学养生讲养生课，接受采访时非要给采访者唱歌，唱完一段还有一段，让作者不禁泪目。王名流半路停车，连作者都猜不到他要干什么，原来他是看到路边有一蓬八月瓜，硬要摘几个让作者尝尝。他递过瓜，“呵呵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是多么暖人心脾。一桩桩，一件件，都显示了公路人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作者笔下公路人的情义和情趣，充分表现了他们人性的光辉。

其次，这是一本重视结构的书。大家都知道长篇小说是结构的艺术，其实长篇报告文学又何尝不需要严谨的结构呢。只不过报告文学常常满足于事件本身的逻辑，满足于按事件的逻辑展开叙述。

方欣来的这部作品前后两稿在结构上进行了调整，充分显示了她的结构意识。她合并了第一稿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原来的两章是同一命题从不同角度叙述，第一章是从人的需求进入，第二章是从历史发展的需求进入。其实归根结底历史的需求来自人的需求，人的合理需求最终总要集合为历史的需求，合并到一起逻辑更顺畅了。第二处调整是增加了一章——“党建引领在路上”。经过合并和增加总章数没有变，总节数也没有变。她只是把原来散见于各章的与党建引领有关的几节集中到一起了。这样的调整一点儿也不伤筋动骨，却一下子使党的领导在湖南公路事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更加突出鲜明。

《湘路》 方欣来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原研究员、著名评论家）